

Investigation · markets

“毫厘”生意产暴利 担保公司违规“变”银行

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我国自去年9月份以来迅速出台一揽子措施提振信心,刺激经济发展。自去年底至今年上半年的信贷井喷,为我国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许多中小企业却面临着比以往更高的信贷门槛。一边是天量信贷发放,一边数量众多中小企业嗷嗷待哺的情况开始出现。此时,一些人和机构开始瞄上了这个市场的“空档”,他们开始跨过法规的边界,躲过监管部门的视线,做起了银行才应该做的生意。

◎记者 单妍 ○编辑 颜剑 陈羽



在苏北地区,有这么一群“精明”的人,他们做着“毫厘之差”的生意,赚的是成百上千万的利润。“吸储员”老张只是这么一群人中负责跑腿的。

这天,一大早刚起床,老张就骑着电动车往村西头赶,他要去找客户拉“委托投资”的业务。无需多费口舌,在承诺3倍银行利息,外加赠送一个电饭锅的情况下,他一下就拿到了两万元的“投资”业务。“这比种地来钱快多了,”老张很高兴。

在江苏盐城市的这个小镇上,一条200米长临街的商铺,半年里就涌现出了大大小小7、8家小额担保公司和投资有限公司。

面对这群突然冒出来的竞争者,与他们隔墙而立的当地农村商业银行只好在墙上刷着“合法金融机构必须持有金融许可证”的标语来表示无声的抗议。

担保公司缘何勃兴

宏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化名),据老张说是他大侄子办的。

他对他的老伙计老王说:“老王,你把钱存在我们这,一年有6分多的回报,比存银行高多了。现在存还有礼品赠送。”他说完,就拿出一张红纸打印的“宏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业庆典赠送”清单,清单上显示委托投资不同金额赠送的礼品名录,委托投资20万元定期一年,就能获赠一台32英寸的液晶彩电。

老王,这个公司是我大侄子开的,肯定没问题。”面对老王的犹豫和迟疑,老张拍拍胸脯打起了包票。

既然相交几十年的老伙伴都这样保证了,老王就拿出卖夏粮和棉花的2万元“存”进了老张侄子开的投资公司,换回来一张委托投资的票据和一只赠送的电饭锅。如不出意外,明年这个时候老王就可以拿到1350元的利息,比存镇里的信用社要多出900元利息。

委托投资,其实就是这样把钱存在我们这,但是我们不能明着这样说,上面不允许。”老张告诉记者,其实我们这样的公司,镇里还有好多家,大家都这样做,也没出过什么岔子。”

老张所在的农信社人士告诉记者,仅该镇下属的两个工业发达的村就有30多家这种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而县域内大概有近百家投资公司。邻镇约有20余家,之前成立的只有3-4家,其余的均是这三两个月内成立的,吸储规模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

开办这样的公司,手续也极为简单。投资公司只需要去县工商局注册,填一个表格,登记相关资料,注册资本金100万,九天就可以办下来”。担保公司只需去县农工办、政府办备案登记。

近一年以来,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题,工信部等部门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划,引导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担保服务力度。今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到了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等。

政策的春风吹到这里,开始变调了。

业内人士解释,担保公司的本意是,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借款的时候,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或资质好的个人为其做信用担保,担保公司会根据银行的要求,让借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进行审核,之后将审核好的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而投资公司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它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众多证券或其他资产之中。

老张所在的宏进投资公司,虽然打着“委托投资”名义,但是实质与存款无异:一年期委托投资年回报率为6.75%,五年期的年回报率为10.8%。而银行同期的一年期定存仅为2.25%,五年期定存的年利率为3.6%。老张作为吸储员,去农户家“拉存款”,老板按照其业绩的1%给老张报酬,这钱来得比种地快多了”。

而投资公司收到资金后,资金运用的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投资公司自己使用,这种投资公司背后都会有一个实体,比如纺织厂、食品厂等,宏进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就用于自营的企业。另一种是对外发放贷款,贷款年息高达18%左右。

虽然名称和开办手续都不一样,但是小额担保公司的经营内容和模式与投资公司基本一致。在盐城市的另一个镇上,记者遇到了鑫源小额贷款(化名)担保公司的负责人。

在该公司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墙上的标牌写着“构建民间融资渠道,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公司旨在为激活民间资本,打造民间借贷平台,推动中小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壮大,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有钱者来可代为借放,年保底收益6.09%。

鑫源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来他这儿借款的基本上都是镇上的经济人,收棉花、蚕茧、购置生产器材、搞工程等。

实际需求催生高息资金

其实,在当地,这样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兴起不仅仅是因为政策“春风”吹暖,更多的还是当地存在着实实在在的资金需求。鑫源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秋收时或者每年春天工程开工时,他们的钱根本不够放贷。

记者发现,这种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蓬勃发展的乡镇,均是当地经济较好的,民营企业较多,轻工业发达。该县另一个沿海的乡镇镇长告诉记者,他们镇的经济在全县平均水平以下,目前为止这类公司仅有几家,资金往来较少,没有形成规模。

资金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方是设立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的人,他们本身就开办实体公司,从事轻工业、建设业等,有资金周转的需要,于是索性创立一个投资或担保公司吸收社会资金,用于自营业务。老张表示,他侄子开的企业购买原材料时,用现金购买厂商可以给予较低折扣,远低于承诺的委托投资回报率6.75%,而跟银行拿贷款要做房产抵押手续繁琐。

另一方面,是跟这些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借款的人员有关。他们大多数有家庭企业或者规模中等的企业,由于跟银行贷款手续繁杂,审批速度慢,于是就近选择镇上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而他们有了闲钱也会优先选择“存”在担保公司,很灵活,活期也好,定期也好,跟老板打个电话随时拿。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花旗-北大2008年农村金融调查”问卷数据,其中有一个部分选取了江苏省某县的样本,显示,江苏自营工商业的农户需要借款的比重为21.18%。在最可能的借款渠道中,办企业的农户中有超过70%选择非正规金融。而根据调查取样,江苏非正规金融借款的利率的年利率为8.62%。

月息16%,年息21.8%,放贷时先扣除利息。”鑫源的负责人透露。这样算来,实际的贷款年息已经高达23%。

目前央行公布的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5.31%,按照法律规定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就属于高利贷,鑫源的贷款已经算作高利贷范畴。

而鑫源吸收存款的一年期利息是6.09%,给“吸储员”1%的报酬,再加上一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实际上总成本大约是10%。如此算来,鑫源的纯收益至少达到10%。

当记者问起其收益时,鑫源的负责人脸上透出一丝笑意,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八”的手势,意指三年净收入800万。800万,在这个以轻工业、农业为主的小镇上,已经算是高收入了。

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军告诉记者,目前这种在社会吸收资金,再以担保的方式将资金发放出去,在现实中有很多案例,其实就是地下钱庄,不仅在江浙一带,北京为数也不少。从法律角度讲是违法的,因为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经营这种存贷款业务,必须要有银监会依法颁布的特许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许可证。

对于这些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打着“委托投资”或者“入股”的旗号,实施吸储放贷的行为,王英军指出:尽管称法不一,但是这些公司实际上在变相行使银行的吸储和放贷职能,在吸收别人的资金同时以更高的利率将钱借给第三方,赚取差价,实质上已经构成违法。

防挤兑衍生风控土规则

当记者问及老张风险时,老张摆摆手,说肯定没有风险,农村里,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钱,三两万到十几万不等都放在我们这,利息是银行的3倍,保险系数肯定没有问题。”

保险系数是否真的如老张所说的“没有问题”?就在记者调查的前夕,当地就出现了某投资公司吸储一定金额后用于收购农产品,然而亏损造成资金链断裂,发生了群众“挤兑”情况。

为了防止挤兑事件祸及自身,担保公司或者投资公司也在一定的风险意识。在宏进投资公司的告示牌上,记者看到了该公司的额度投放担保管理制度,其中提到,公司投放在担保的所有资金必须经过论证人员的严格论证,实行谁论证谁经手,由谁终身负责,直至本息全部收回。5万元以上的借款必须经董事会全部股东同意并签字后方可投放资金。每笔借款放出后,必须做好跟踪服务等等。而且另外规定了“不投放”原则。

鑫源担保的负责人则告诉记者,来借钱的人很多,但是我们规定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外乡人不放,只放给本乡的人品过得去的人;另一个是实物担保,比如拿房、车、棉花等担保,我有仓库专门用来存放抵押品”,还有一种是公务员、教师担保,可以提供不超过10万元的借款。当然也出现过风险,有一个人借款90万用于搞工程,目前仅还了10万。”

种种案例,无不让人想起这几年在各地发生的非法融资案。业内人士解释,非法融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对于上述“挤兑”事件,当地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吸收金额并不大,仅几十万,最后被骗子的群众去镇政府闹过几次后也不了了之。”从而,该事件也就不为外界所知。



生意被挤掉的农村商业银行

在上述小镇的街上,记者看到了一幕颇有意思的场景。当地农村商业银行的一家分支机构与一家担保公司比邻而居,在两者之间的一堵墙上,农村商业银行用红色大字写着“合法金融机构必须持有金融许可证”。

走进这家农商行,醒目位置贴着一张“友情提醒”,上书“你们手中有余钱暂时不用的,请认准银行,在××镇只有农村商业银行某几家分理处是经过银监会批准经营存款、贷款业务的合法金融机构,高利风险大,不要被高利诱惑迷惑”。

该农商行分支机构的李行长告诉记者,这一年来兴起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抢了不少银行的“生意”。以前,镇里的居民和村民的钱一般会首先选择存在农村商业银行或邮储,现在由于高息回报的诱惑,很多居民选择把钱存在这些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而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仅会将临时性的兑换金,大概占这些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吸储”总额的10%左右,即类似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按活期存在农商行。这造成我们分理处的存款总额下降,往外投放的贷款也少。”

他们没有金融许可证,但是这样公然开着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也没有人管。”李行长双肩一耸,颇显无奈。在李行长的分理处旁的担保公司,五米宽不到的门面房,里面分为两个玻璃窗口,显著地贴着“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的字样。

记者就此类现象询问了当地工商局长,该人士表示,由于前一阵出现投资公司吸收社会的资金后投资亏损,携款逃逸,目前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审批已经停止。

不过,记者发现,从事这类业务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在当地镇政府的周边就存在着好几家。这很难让人相信相关部门对于该类机构继续吸收社会资金,违规放贷的行为而毫不知情。

担保公司亟待进一步规范

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盐城这个地方。央行征信管理局王晓雷在近日召开的信用担保体系研讨会上认为,担保机构仅凭担保业务活不下来,浙江有很多担保机构的主营业务并不在担保,而是在投资,甚至是直接放贷。

他认为,之所以地方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担保公司,根本原因还是在除了担保这个牌照外,没有其他的金融牌照开放给民间资金。这样的情况或许会有改变,国务院9月份发布的《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

而对于现存的不规范的担保公司,王英军表示,目前监管层监管很不容易,一方面法律和法规并不完善,另一方面很多这类公司都是小规模的,民间融资的人们为了获取高额利息,他们不会主动去举报。

而知情人士表示,监管层的思路是,先规范后发展。监管的首要任务是将目前市场上违规发放高利贷,非法集资,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担保公司清除掉,至少让其不能再以担保公司的名义活动。

国务院文件提到,要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引导其规范发展。近日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中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研讨会上表示,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今年年底以前完成征求意见稿,并上报国务院。